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云海争奇记

(上册)

还珠楼主◎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云海争奇记

(上册)

还珠楼主◎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海争奇记 / 还珠楼主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ISBN 978 - 7 - 5034 - 6699 - 1

I. ①云… II. ①还…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3562 号

点 校: 裴效维 周清霖 李观鼎

选题策划: 马合省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55.75 字数: 9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9.00 元 (上下册)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还珠楼主小传

还珠楼主,原名李善基,后更名李寿民;笔名还珠楼主,晚年又改笔名为李红。四川长寿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同胞兄弟中排行老大,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七。李家世代为官。其父元甫,进士出身,光绪年间官至苏州知府,为人清廉正直,厌恶官场肮脏黑暗而弃官归里,设馆授徒。其母周家懿,四川成都人,也是大家闺秀,知书通文。由于父母教子严厉,李寿民又聪明过人,三岁开始读书习字,五岁便能吟诗作文,七岁能写丈许长对联。九岁时更写出了五千言的《“一”字论》长文,被誉为“神童”,并获得了长寿县衙颁发的“神童”匾,此匾高高悬挂在李家祠堂。可知李寿民具有惊人的天赋且受到良好的家庭启蒙教育,这也是他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基础。不幸十二岁丧父,家道中落,家计难以维持。其母携带李寿民及两弟、一妹,顺江而下,至苏州投奔亲友,幸得其父之门生故旧慷慨周济,勉强度日。李寿民也得以就读于著名的草桥中学(今苏州第一中学),学习成绩一直高出侪辈,名列前茅。

在此期间,李寿民坠入了初恋的情网。恋人名叫文珠,比李寿民大三岁,为邻右之女。虽非绝代佳人,却也相貌清秀,性格温柔,尤善琵琶弹奏。李寿民爱听文珠弹琵琶,文珠则爱听李寿民摆四川“龙门阵”。一来二往,两小无猜,爱苗在不知不觉中茁壮成长。然而这段恋情却只见开花而未能结果。原因在于李寿民家境贫寒,又是长子,故从二十二岁起,便不得不停止学业,为养家糊口而开始浪迹江湖。起初尚与文珠有鸿雁传书,渐至鱼沉雁杳,后才得知文珠竟然沦落到烟花柳巷。这是李寿民的终生之痛,致使他在很长时间内不作燕婉之想。据说他的小说《女侠夜明珠》,就是为纪念文珠而写的。

李寿民的首个落脚点是天津,而天津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不仅使他找

到了终身伴侣,而且成为他作家生涯的起点。李寿民初到天津,经人介绍,充任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的中文秘书,因其才气横溢,中文功底深厚,深得傅作义赏识。傅作义的英文秘书为段茂澜,是留英学生,与李寿民一见如故,义结金兰。由于李寿民生性散漫,不惯军旅生活,且性格强傲,不肯唯命是从,有时甚至敢于顶撞上司,故不足一年,便拂袖而去,据说还留下一首打油诗,对傅作义冷嘲热讽。傅作义也有过人度量,一笑了之。此后李寿民的职业很不固定,做过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秘书,天津《天风报》的编辑、记者,还为名伶尚小云写过剧本并结为金兰之契,又曾以“木鸡”(取意于典故“呆若木鸡”)和“寿七”(“寿”指长寿县,“七”指排行老七)的笔名发表短文,接着又进入天津邮政局,当了一名小职员。由于小职员的薪金微薄,不足以养家糊口,又经人介绍,兼做天津大中银行老板孙仲山公馆的家庭教师,为其子女教授国文和书法。不料这一来,却给李寿民带来了桃花运,成为他一生的一个转折点。

孙仲山是一个暴发户,他与李寿民为小同乡。当李寿民进入孙公馆时,正是孙仲山生意的鼎盛时期,其大中银行在全国十三个城市开有十三个分行,其带花园的洋房豪宅在天津英租界马场道占地达二十余亩。孙家二小姐孙经洵,比李寿民小六岁,虽貌不惊人,但温文尔雅,气度非凡,性格坚强。起初,李寿民因初恋的隐恨未消,心如止水,对孙经洵并未在意;而孙经洵乃大家闺秀,对于李寿民这个憨厚的老师,也没有一见钟情。然而不知为什么,两人之间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引力,既搅动了李寿民止水般的心境,也搅乱了孙经洵小姐矜持的芳心。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同时陷入了情网。

那时正值民国初年,社会风气虽然有所开放,但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他们的恋爱仍如张君瑞与崔莺莺那样,只能在暗中进行。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恋情终于被孙仲山发现。孙仲山首先以“门不当,户不对”以及“师生相恋,败坏家风”来训斥女儿,结果无效;然后又以“只要李先生与小女一刀两断,要多少钱不成问题”利诱李寿民,又遭到李寿民严词驳斥。于是孙仲山便下了个杀手锏,将李寿民炒了鱿鱼,以为如此便可斩断这对恋人的情丝。

然而爱情犹如燎原之火,是很难扑灭的。他们居然想出了一个传递情书的绝妙办法:双方将情书用橡皮膏贴在孙仲山上下班乘坐的汽车号牌后面,李寿民等孙仲山上班后到大中银行门口取信,孙经洵则在孙仲山下班回家后取信。孙仲山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专车倒成了女儿与李寿民的邮车,自己也被迫当了一回红娘。终于有一天,事情败露。孙仲山自然怒不可遏,

一个耳光将女儿打倒在地。这一耳光不仅没有打消孙经洵婚姻自主的决心,反而打得她离家出走。

孙仲山在气走女儿后仍不善罢甘休,必欲置李寿民于死地。他仗着财大气粗,买通了英租界工部局,将李寿民投入监狱。幸亏段茂澜精通英文,李寿民又未犯法,经段茂澜从中斡旋,李寿民便获释放。孙仲山一计未成,又施一计:以“拐带良家妇女”的罪名,将李寿民告到天津法院。1930年11月的一天,法院开庭审判。因为案件属于桃色事件,控告人又是大中银行老板,故记者云集,法庭座无虚席。但孙仲山不敢出庭,派其长子孙经涛作为代表。当审判到关键时刻,孙经洵突然出庭做证,大声说道:“我今年二十四岁,早已长大成人,完全可以自主;我与李寿民也是情投意合,自愿结合,怎么能说‘拐带’?”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本来就同情妹妹的孙经涛,更是无言以对。于是法官当即宣判李寿民无罪。此案在当时的天津曾经轰动一时,家喻户晓。李寿民后来即以此事为素材,写成了小说《轮蹄》(又名《征轮侠影》),这也是李寿民唯一的一部言情小说。此案虽了,但翁婿之间的怨恨却终生未解,互不往来。据说《蜀山剑侠传》中那个生相丑恶、专吸人血而神通广大的绿袍老祖,就是影射孙仲山的,足见李寿民对岳丈的怨恨之深。

李寿民为了与孙仲山赌气,也为了报答孙经洵坚贞不渝的爱情,发誓要办一场体面的婚礼,因此在官司打赢后并没有马上成婚,而是想方设法赚钱。直至1932年2月5日,李寿民与孙经洵才正式结婚。婚前孙经洵特至医院做了妇科检查,证明身为处女,并登报声明。新居选在天津日租界秋山街,尚小云赠送了全套家具。婚礼采用西洋式,相当隆重,主婚人为段茂澜,为新娘执婚纱者为袁世凯的孙女袁桂姐(后来认为义女)。婚后不论生活多么坎坷艰难,夫妻始终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并养育了七个子女。李寿民为了感激至友段茂澜,七个子女的名字皆用段茂澜之字“观海”中的“观”字,即观承、观芳(女)、观贤(女)、观鼎、观淑(女)、观洪、观政(女)。

1932年是李寿民时来运转的一年,在这一年,红鸾星和文昌星同时在他头顶上高照。新婚不久,天津《天风报》老板鉴于他曾在该报做过编辑和记者,又不时发表短文,文笔优美动人,便请他写一部连载小说。李寿民虽未写过小说,却自信可以胜任,于是一口答应。写什么呢?他立即想到了武侠小说。首先,武侠小说在当时的北方大行其道,十分流行;李寿民也耳濡目染,十分熟悉。其次,李寿民从七岁起,三上峨眉,四登青城,总共在山上生活过一年半,对这两座名山的一丘一壑、一涧一水、一草一木、一观一寺,无不了如指掌,并做过详细笔记,画过游览草图;同时结识了不少和尚道士,听

了不少新奇故事，还学会了练功练气。这一切都是武侠小说的极好素材。那么使用什么笔名呢？李寿民觉得“木鸡”只是自我调侃，“寿七”又有点粗浅，一时委决不下。这时孙经洵说话了：“寿民，我知道你心中有座楼，那里面藏着一颗珠子，就用‘还珠楼主’作笔名吧。”“还珠”既是一个典故，又暗指李寿民的初恋对象文珠，可谓妙不可言。李寿民既佩服爱人的才思，又感激她对自己的理解。因此从当年的7月开始，便以还珠楼主的笔名，在《天风报》上连载《蜀山剑侠传》。不料作品一经发表，《天风报》的发行量便直线上升。不久，天津励力印书局（后改名励力出版社）又将该书结集出版，销售依然火爆。于是还珠楼主一鸣惊人，文名鹊起。从此一发不可复收，此书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总字数将近五百万，还没有写完。《蜀山剑侠传》一炮打响后，又陆续推出了《青城十九侠》《蛮荒侠隐》《边塞英雄谱》《云海争奇记》等，皆大受欢迎。

李寿民为了更大的发展，便带着天津给他的两大礼物——终身伴侣和作家名望，移居古都北平，并置了房产，成为职业作家，作品源源不断地问世。除了续写在天津的未完之作外，又陆续推出了《轮蹄》《皋兰异人传》《天山侠侠》等。至日寇侵占北平时，李寿民已经推出了八部小说，成为一位享誉平津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名声，为他带来了一场灾难。先是汉奸周大文请他出任日敌电台伪职，被他一口拒绝。接着，时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亲自出面劝驾，仍遭拒绝。事有凑巧，有徐姓出版商看准了出版李寿民的作品可获厚利，欲将其出版权从天津励力出版社挖过来，也遭到了李寿民的拒绝。姓徐的一怒之下，便托其为日寇当翻译的亲戚，在日寇面前诬陷李寿民为“重庆分子”，加上李寿民两次拒绝出任伪职，于是被日寇投进了牢狱。在狱中的七十多天里，李寿民受尽了各种酷刑，如鞭笞、灌凉水、用辣椒面揉眼睛等。李寿民的获释也颇有戏剧性，除了孙经洵四处求亲托友斡旋外，还与他精通卜卦有关。一个日军大佐请李寿民为其算卦，竟算得丝毫不差。加之日本人又找不出李寿民为“重庆分子”的任何证据，才被释放。李寿民本来颇通气功，身强体壮，经过七十多天的酷刑折磨，身体几乎垮掉。其视力损伤尤为严重，以致后来只能写大字，不能写小字，创作全凭口述，由秘书记录。

李寿民出狱后，略作休养，为了躲避日寇和汉奸的再次迫害，便只身逃到上海。上海人本来热衷于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所以此前李寿民的小说只在北方流行，在上海少有读者。因此李寿民初到上海时，仅靠卖字糊口，无力养家。后被颇有眼光的上海正气书局老板陆宗植发现，为他安排了住

处,请他继续写作,并约定由正气书局全权出版。于是李寿民迎来了第二次创作高潮,除了续写平津未完之作外,又推出了二十几部新作,如《武当异人传》《柳湖侠隐》《峨眉七矮》《蜀山剑侠新传》《冷魂峪》《北海屠龙记》《虎爪山王》《黑孩儿》《青门十四侠》《关中九侠》《万里孤侠》《蜀山剑侠后传》等。一向热衷于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的上海人,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般,一下子迷上了李寿民那充满了奇思妙想的新神魔小说和新武侠小说,以至出现了“还珠热”的盛况。李寿民在上海的知名度不仅超过了平津,而且盖过了所有上海作家。由于他的小说都是边写边分集出版,所以每当新作一出版,书店门口便会排起长龙。他的巨著《蜀山剑侠传》还被改编为京剧连台戏,在大舞台久演不衰。由于作品广受欢迎,供不应求,李寿民子女又多,家累甚重,不得不同时口授几部小说,每天都在一万字以上。而各部小说的众多人物和故事(如《蜀山剑侠传》有上千人物和上百故事)却井井有条,纹丝不乱,这不能不令人佩服其才情出众,思维敏捷,记忆力惊人。这种巨大的压力使他染上了烟霞癖,成为他后来生活的一大祸害。

直到抗战胜利后,社会初步安定,李寿民的稿酬也相当丰厚,才把家眷由北平接到上海,全家得以团聚。

然而正当李寿民踌躇满志的壮年时期,其创作事业也进入如火如荼的鼎盛时期,却因时局的巨变而使其创作之路走到了尽头。一向风行民间的武侠类小说,似乎突然变成了洪水猛兽,“谈武侠而色变”的气氛笼罩于九州大地,图书馆也通统将其束之高阁,禁止借阅,以至于武侠类小说完全销声匿迹。这就是李寿民的大部分小说皆被腰斩、成为断尾蜻蜓的唯一原因。这是李寿民无可弥补的遗憾,也是中国文学和中国读者无可弥补的遗憾!

李寿民的最后十来年,一度暂居苏州,旋又移居北京,都是在惶恐中度过的。他虽然没有被戴上什么政治“帽子”,并前后任上海天蟾京剧团、总政京剧团、北京京剧三团的编剧及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委员,为剧团写过不少剧本,但似乎总有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笼罩在他的头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的数十部小说似乎都变成了深重的罪孽,他所塑造的那些人物形象更像是变成了憧憧魔影,使他挥之不去。于是他把自己的作品全部付之一炬,一本不剩。这种恐惧感和负罪感,使他犹如惊弓之鸟,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这倒帮了他一个大忙,使他在那场“放长线钓大鱼”的政治阴谋中没有上钩,保持沉默,从而侥幸成为“漏网之鱼”,逃过了一劫。然而最终还是没有逃过那“批判的武器”的致命一击。1958年6月,一篇《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的文章,便把他打成了脑溢血,虽经抢救脱险,终造成左半身偏瘫,生

活无法自理,自此辗转病榻两年有余。当他口述完历史小说《杜甫》,秘书以工整的钢笔小楷记录下杜甫“穷愁潦倒,病死舟中”那一段的描写时,李寿民对妻子说:“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第三天,即1961年2月21日,还珠楼主终于与世长辞,终年只有五十九岁,恰与一生坎坷的中国“诗圣”杜甫同寿。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李寿民虽然一生坎坷,结局凄惨,但他无愧于中华民族,无愧于古老的文明祖国。他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创作了总计达一千七百万字的四十部小说,还有几十个京剧剧本。他的《蜀山剑侠传》更荣登于香港和内地两个专家组评出的两个“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之上。他创造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新神魔小说,为中国小说增添了一枝璀璨的奇葩。他的小说曾为一代人所着迷,并将永世流传。

裴效维

2011年12月15日于北京蜗居

目 录

还珠楼主小传	裴效维 1
第一回 烟水苍茫 双桨凌波人似玉 风尘奔荡 扁舟剪烛夜如年	1
第二回 佳丽关心 亭中卜卦 鸪原在念 湖上回航	24
第三回 骇浪挽危舟 江女酬恩施绝技 粗心惊失错 苏翁临难托遗孤	31
第四回 闻变哭良朋 山馆伤心风定后 践言携淑女 马蹄乱踏月明归	49
第五回 古树斜阳 踏浪行波逢异士 幽崖密莽 飞虹掣电败凶僧	63
第六回 闻钟惊绝艳 月明林野斗婵娟 返里省慈亲 谷暗峡荒诛恶兽	113
第七回 深机密阱 伏莽刺清官 除暴安良 中途惊丑类	146
第八回 行波踏竹 一神童大雨戏镖师 掣电飞芒 诸剑客荒山歼巨寇	202
第九回 破金钹 凶僧授首 伏白刃 巨盗轻生	246
第十回 活火烹茗 深山来旧雨 只鸡斗酒 古庙戏神偷	261

第十一回	舐犊情深 空山强侠女 原鸩念切 暗语托神童	332
第十二回	胜地挥金 黑摩勒初逢异丐 开门揖盗 小铁猴再戏奸人	359
第十三回	志苦情真 长路遄征急友难 言甘币重 假名拜寿肆凶谋	423
第十四回	危崖夜灯红 失路无心遭巨寇 荒山凉月白 穷途遇救见高人	448
第十五回	黑摩勒三探女丐村 老少年两试劈空掌	492
第十六回	闲窥秘隐 无意得仙兵 假作痴呆 有心擒巨寇	575
第十七回	石洞获藏珍 夜月荒村寻侠女 酒楼逢刺客 平林古渡戮神奸	599
第十八回	啸侣命俦 众佳侠山中赴会 奇能绝技 诸异丐台上施威	622
第十九回	会花村 群英打擂 诛恶党 异丐施威	669
第二十回	正胜邪消 天外来佳侠 虹飞电舞 场中见异人	709
第二十一回	明月照禅关 千尺高林腾蛇影 遥空驰雪羽 一声长啸落胎仙	752
第二十二回	绝壑耀奇辉 氛雾若云迷海色 腥香收毒物 兽虫如织赴鲸吞	799

第一回

烟水苍茫 双桨凌波人似玉

风尘奔荡 扁舟剪烛夜如年

仆自客岁，以病家居，杜门却扫，经卷药炉，自安禅悦。匪惟无心世事，即笔墨生涯亦拟抛弃。顾以《新北京》《天风》两报主者，均为多年朋友。拙著《蜀山》《青城》两小说，同未完卷，欲罢不能，延至今迹。仆既病且懒，初意此二报而外，不复肆为笔孽，再有写作矣。上月《实报》主人以某君之介，囑撰小说，以济栏尾。辞不获允，迄未报命。顷又一再敦迫，词意殷勤，若欲必得。勉草斯篇，用图塞责。窃思武侠小说久成滥觞，仆更伦荒，何当俊赏？明知巴里之言，难为《实报》增重，第幼随宦辙，性适嬉游，长更旅食四方，频年流转，足迹所经，实半国内。兹者志事弗应，意复慵散，未了中年，几类枯僧。独于山水癖嗜，结习难忘，登临莫遂，犹存遐想。每当风雨晦明，烟晨月夕，辄复坐温旧梦，神往竟日。以是道里山川，时萦胸臆，每借小说，寄其幽情。虽笔致庸凡，学殖未逮，不足以状丘壑林泉烟云变态之奇；然景因实践，记类写真，篇中道里山川之所由涉，风土人情之所由履以及草木鸟兽虫鱼之微，多半闻见身经，非尽向壁虚构也。行李孔艰，蜡屐何从，以供同嗜，其视此为卧游之资乎？

江南为吾国文物富庶之邦，而两浙山水之秀丽，又复由于东南诸省江山毓秀，人才辈出，岩壑幽楼，尽多奇士。惟以此辈英男侠女，大都遁迹林泉，游神物外，襟怀淡泊，性慕冲虚。即有任侠尚义之行，亦多是我行我素，不喜世知。乡里老儒，标榜性理之学，偶涉奇迹，便认为怪力乱神之言，于所不语，志怪谈鬼之人大都坎壈终身。我何人斯，敢犯时忌！偶有闻见，往往掩耳疾走，若将浼焉，匪惟不敢言，且亦不敢闻，笔之于书更无论矣。其身受者，又多无告穷黎、寡识编氓。以故敢言者不能传，能传者不敢言，豪情胜事只在民间，终不达于士大夫之耳目。文人笔记间有载列，亦以忌避孔多，语焉弗尽。冠带之人尚且谓其非情，譬之寓言，甚或目为邪说，多所诟病。岁年淹没，于是乎其传者寡矣。

作者漫游四方，喜闻异事，登临之顷，每就山僧野道、村老逸民，促坐清

谈，询以所知，而于游侠迹事尤多向往，廿年尘迹，闻见殊多。本篇所纪白岳十四侠士，即昔年江南之旧闻也。本书结局虽在黄山，而诸侠事迹都散在江、浙一带。

这里先从浙江省金华府永康县一个姓虞的开始写起。金华府旧辖八县，如东阳、永康等县，多有县治而无城垣。这姓虞的，家住在离县街二十余里的河上村内，附近有三个大镇：一名西市口，一名百集，一名下大路。当地为前明显宦应氏宗族聚居之所，子裔繁昌，族人甚多，村民姓应的差不多要占十之七八，所以当地人都叫它作十里应。姓虞的却是前三代才从镇海迁来，地介西市口、百集二者之间，只有五六家同族。不过虞家也是江东望眷，诗书世裔，每家眷属人口都不在少，田产又多，加上附居的几十家佣仆佃户，无形中也自成了一个村落。

本书所纪，乃是虞家第二房子孙。家主名叫虞舜民，年已半百过去，世以耕读传家。同胞老弟兄四个：老大尧民，老三圣民，都在外省做官；老四德民，是个小京官，嘉庆初年，病故京寓。只他一人，性情淡泊，乐善好施；两试春官不第，便即无意进取，只在故乡纳福，力田课织，好行善事，乡里都称他作“二善人”。他又长于经纪，善于享受，治理得家中田业日益丰厚。起居饮食，虽不专做排场、穷极奢侈，却也实际讲求，务极适美。虞氏弟兄分家过度，并非出于自动，乃是上辈祖人明白事体，长于虑远。知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子孙的贤愚不肖，难为预料。天下没有长聚不散之局，便是张公百忍，同居也仅九世；况世上能有几个张公？子胤一繁，争端易起。与其徒慕数代同居的虚名，启子孙阅墙之渐；反不如及身之存，早为平停分配。并以读不废耕，耕不废读，著为传家典则。虽不必亲事躬耕，至少占晴课雨，岁时收成，必使闻知。违者即是不孝，勿使或背。如此既免异日戈操同室，萁豆相煎，而子孙分家以后，自立门户，各不相赖，互有观摩，即或不肖，多少也保得一点田业在手，决不致完全荡败，尽弃耕读，同沦饿莩，遂废蒸尝。所以三世分家，友于相亲，始终弗替。连妯娌娣姒之间，都无间言。对人又极厚道，真是一人雍和，全村上下，都是祥淑之气。人生最难得是境遇舒适，受人尊敬，家族和美，不生闲气。舜民处到这样的环境，又是个会享福知足的人，还有什么不称心的？

谁知天公惯使人添上缺陷，大、三、四三房都是人多丁旺，惟独舜民，年逾四旬，子女犹虚。他又笃于琴瑟之好，不肯纳妾。虽然兄弟子侄辈中颇多贤者，不难择一过继，毕竟钱要自有，子要亲生，舜民只管达观，终觉有些美中不足。虞妻人本贤淑，因见偕大家资，这般极好境遇，自己四旬开外，将近

七七阴绝之年,尚无生育,丈夫又坚持一夫一妻的成见,不肯纳妾,心中难过已极。妇人家见识,急得无法,便瞒了舜民,求神许愿。又知舜民夫妻情长,多半由于青年时生得貌美、种下爱根的原故,屡次所说的,十九中人之姿,所以不能当意,要是真能物色到一个佳丽,再和他日夕求劝苦磨,也许能够心回意转,改了成见。论起丈夫年纪虽然大些,但他生活优裕,看去不过三十五六年纪,就给找个二八佳人,也不致便有老夫少妻之消,使所纳之女受了委屈,于是暗中派人到处物色佳丽,又向当地最著灵迹的胡公祠许下求子心愿。主意虽好,做起来却非容易。第一样永康是一个四境多山的小县,不似杭、嘉、湖一带文物富庶之区,水丽山清,惯产佳人。全县只有限十来家绅宦巨室,人物语言都较质野。因地贫瘠,村姑少女经岁耕作,习于劳苦,多是手脚粗大,身子健壮,貌在中人以下。即便有那生得清丽一点的,面皮先晒成了紫黄颜色,有甚好看?这类女子,嫁作农妇,全都是勤俭持家的上选,如以金屋藏之,未免和那“娇”字相差悬远。同为越女,要打算在此中寻出一个苕全萝村头、浣纱溪畔的人物,真是万难其选。虞妻又是大家的眷属,只可命近身仆媪代办,不能远出物色。因她为人厚道,本着千金市骨之意,是以少女来相看的,不问丑恶,总是多给相封,于是来者日众,常致应接不暇。白忙了两年,终未物色到一个中意的女子。虞妻依然志念坚诚,终不灰心,誓欲必得。

乡里皆知此事,不由传到舜民耳里,一问便推说是买一近身使唤丫头,并非为丈夫买妾,舜民先是不悦,后见问过两次,都是潸然欲泪,心中老大不忍。再经虞妻几次三番用言婉劝,渐渐心活,暗忖:大家都是四旬外人,自己何尝不盼儿子,怎能怪她?看这情景已是不容坚拒,莫如就势答应,也省得他日为此事酸心劳神,便答道:“我并非不想生子,只为事有定命,命该绝嗣,终是无有。常见许多大人家,因无子息,纳上三四房侧室,结果不能如愿,精神身体倒吃了大亏,这还是一个好的。甚或本来好好家庭,闹得终年争吵,百事不举,身前身后闹下无穷笑话,儿子仍没养下一个。你我恩爱夫妻,何苦好好日子不过,自找苦吃?我知你性情忠厚,情切子息,必然诸事优容,遇见性情温和的还可将就;要接一个性恶的人到家,使你暗地生气,又不明说,我怎对得你过?所以这事你说了多年,都未答应,现既一定要我纳妾,照你在此地办是不行的。待我明春往杭州走一次,那里有不少老亲老友,也不必怎样费事,只捡那干净点的大家丫头,或买或要,带回一个。我虽生有洁癖,不喜丑人,此举全为子息,与纳妾享乐不同。只要懂得规矩,性情温良,人有宜男之相,再干净一些,便足中选,并不要那绝色女子。一去即能寻到,就便还

可看望她们，你该不要着急了吧。”

虞妻见丈夫居然听劝，好不容易，心虽喜欢，总怕明春之行是宽慰自己，敷衍搪塞，到时又复变卦，立即催促速行，说：“时方九秋，明春还需好几个月，不如就走。带着新人回家，吃团圆年夜饭，明年下半年，也许就有儿子了。多年老夫妻，何苦使我又眼巴巴地多盼上几月？”舜民知爱妻欲早了心愿，笑答道：“你怎如此心急？西湖数年未去，明春前往，正好借此载酒湖山，游散游散。今已寒秋，转眼冬天，到了又赶回家，岂不虚此一行么？”虞妻得了口，哪肯放松？不但即日要走，并说自己许有灵隐寺的烧香心愿，还要相随同去。连劝了两次，舜民知她不甚放心，不欲过拂其意，反正不纳妾决难交代，只得答应。将家事交给两个近人，夫妻二人带了一仆一婢，一同起身，前往杭州进发。

彼时当地到杭州，本应取道望马头港，经过全川、葛府、下时、东阳、七里寺、婺女港头、苏溪、八里桥、红庙、牌头、诸暨、临浦、西兴等地，再由西兴渡过钱塘江，方能到达。全程有好几百里，山重水复，路颇难走。单是由永康到诸暨这前半段，论路程不过二百五六十里，沿途舟舆就要换上好几次。舜民恐怕女眷同行，道途劳顿，决计绕远。改走桐庐水路，取道金华府，由兰溪泛舟，过桐庐、富春，直下钱塘，就便游玩严滩，观赏桐君山色。由永康到金华，只有百余里路。舜民夫妻仆媪都乘着竹轿，想当日赶到，特雇用了两班轿夫。这条道路又甚平整，仅经过两处山麓。轿夫全是土著，知道虞二老爷是乡里有名的善人，带着女眷，不愿投宿旅店；贪得赏钱，一个个抖擞精神，脚底加劲，抬着人和行李往前飞跑。由破晓前起身，路上只吃了一顿午饭，打了两次小尖，时光不过申酉之交，便赶到了金华江边。府城就在对岸，略微歇息，便由江边木船，载着人轿行李，渡过江去。这时斜阳西坠，云净当空。江中波涛浩瀚，衬着天际一轮红日，余晖幻彩，灿若锦霞，红光反射，倒影入水，若有万千道金蛇，腾翻跳掷于银涛碧浪之间，越显得江容壮阔，晚景奇丽。舜民坐在船上，迎着江风，破浪前行。见江景如此好法，不觉心神大爽，高兴非常，愈认此番水行之为得计。正和乃妻谈说，船已抵岸。当地虞家戚友颇多，舜民事前没有通知。因明日动身，还要渡江，上岸以后，随意投了一家姓刘的亲戚。

刘家也是当地绅富，城外别业就在江边不远，明日启行甚便。舜民轿子未到，早有家人赶向前面通报。主人刘子炎，恰好正在城外别业收粮，闻舜民夫妻赴杭，便道经此。自己每年往永康方岩进香，都宿在他的家内，备承礼待；又是中表之亲，多年在家乡纳福，难得路过。慌不迭率了老妻和长子

刘安仁、次子刘安信接将出来，迎向里面。双方见礼落座，子炎要代开发轿钱。舜民知他为人算小，婉言推谢，说：“雇用未完，明日还要过江往兰溪去，只给他们准备食宿好了。”子炎先说：“每年我去永康，老表弟总是来接去送，连上山轿钱都一齐开发。今日什么风吹来，就不容我尽点心么？”嗣见舜民坚辞，又说：“我每去永康，见那里轿钱要贵得多。难得到此，总要多聚两日。这里轿子又便宜又稳快，用不着两班人。莫如还是开发了他们，等走时在本地雇好。”舜民力说：“都是乡人，雇用已定，不便中道遣回，况且这班粗人多讲信义，没我的话，你就给他加倍的钱遣走，他也不收不肯。内人杭州心愿急于早了。盛意心领，不妨归途再聚，明早必行。”子炎方无话说。

舜民夫妻坐了一日轿，未免饥疲交加，颇思早食早寝。偏生刘家省俭，事前不知客来，通没准备，又不好意思草率待承，一切均要现往城中购办。还算相隔城市不远，挨到亥初才行齐备。客固饿极，主人也是内心不安，忙得满头大汗，好容易摆上接风酒，来请入座。仗着金华府是个大邑，又有金腿等名产，席还丰腆。席罢，舜民夫妻人已倦极，略坐片时，便即告寝，暗忖：这般投亲，双方受罪，转不如借宿旅店还方便些，又省扰人。

次早起身，子炎父子直送过江去。别时又说起金华北山双龙洞之胜，回时务请多住两日，同往游观。另外又送了些路菜和两条煮熟去骨的上好茶腿，才行别去。舜民见他两个儿子，安仁相貌猥琐，人极庸愚，年已三十，只买了一名秀才来壮门面，虽然不济，还无什么大不好处；次子安信，生相既是凶恶，性情又复暴戾，仗恃身列武庠，家有资财，专一成群结党，持枪抡棒，打街骂巷，欺压善良。乃母是个侧室，恃宠护短。子炎年老，只知吝啬聚俭，不能约束，早晚必要闯出祸来。不料姑父母为人一生忠厚，竟会有这样儿孙，真可慨惜。可见君子恩泽，不及五世。自己此番纳妾，即便生下儿子，但是年迈衰老，能否教育成人，实不敢必。要似这样恶子，不如无有，反倒省心。路上问起仆人，又得知了刘氏弟兄许多劣迹，越更心烦。由金华到兰溪，风景甚佳，虽在暮秋时节，依旧是平畴绿野，水碧山青。舜民心中感喟，也无心观赏，六七十里的路程，比昨日到得还早。船是早在期前派人到兰溪包定相待，一到便即登舟。开发了优厚的轿钱，轿夫们俱都踊跃欢欣而去。当有随行下人铺开行李，端整好了酒食。舜民夫妻饭后，略停片刻便即安卧。因连日劳乏，吩咐下人，明早只顾开船，不须再来请问。

这一觉直睡到次早辰巳之交，船已开出老远，才行起身。一看，只见江水滔滔，清波一碧，两岸青山绵亘，黛色如染。晴旭烘窗，山光入船，映得人眉宇皆碧。目游佳景，甚是赏心。这一晚足睡之后，精神复了原状。下人进

过早点，又将带来的明前旗枪，用江水泡上一壶，佐以两碟茶干瓜子、细巧糖食。清风吹篷，茶香泛瓯，轻舟一叶，容与中流。耳听江水荡荡，柔橹欸乃。山巅树梢，常有人家隐现其间，鸡鸣犬吠之声，不时飘落云外，若相应和，益发令人意远心逸，神志萧然。虞妻王氏初出远门，更盛道江行之乐不置。舜民笑道：“这一段只是桐江上游，并且还是秋天。你看下半日到了桐庐，船行至桐君山和严滩钓台一带，你还更要叫绝呢！这些好水好山难得路过，我也多年旧游，左就没什么急事，船到那里，天已近黑。索性停上一晚，明早和你登岸，上山游玩一回好么？”虞妻笑道：“你说不是急事，我却恨不得今天就把它办成才称心呢！也不想我们都有多大年纪啦。”舜民笑道：“事有定数，哪在耽搁这有限两天？这次同你出门，一半是为你常年操劳，又为子息焦心，给你解解闷儿。我这些年在家乡也待腻了，你我还是顺着便道，同玩一玩吧。”虞妻笑道：“老爷既然动了游兴，好在耽搁日子不多，我定奉陪就是。”

说时，下人端上午饭，夫妻二人用罢，又谈了些时。帆饱舟轻，顺流而下，行甚迅速，不觉到了桐庐附近。推篷凝望，桐君山已横在北岸，临江耸秀，紫紫回青。山麓下面，是岸阔江深，波平似镜。晴日光中，望向前面，风帆点点，直向天边。时见渔村蟹舍，参差位列于两岸之间。三五渔人，据岸扳罾，临流垂钓。山容水色，尽态极妍，宛然一幅富春江长图卷子，端的风物清丽，美妙绝伦。

正观赏得有趣头上，忽听船右侧打桨之声。转向右面船窗一看，点点大一只小船，船头上放着两个篾篓，后半舱坐着一个小姑娘，双手起落不停，身子一仰一合，打桨如飞，在广阔的江面上，疾如箭射，疾驶而来。那小船又轻又快，眨眨眼的工夫，已驶到大船旁边，眼看撞上，舜民刚喊得一个“唉”字，小姑娘倏地把左桨朝前反手一推，同时右手向后一划，双桨便横成了个“一”字。浪花卷处，那小舟立即轻巧巧横了过来，紧贴船边，顺流并进，一点没挨碰上。小姑娘更有主意，紧跟着放了左手的桨，由船内拾起一只上带铁链的搭钩，向大船舷上抛去，“咔”的一声微响，便即勾住，随用左手的桨支住大船边壁，于是借带同行，连一点力都不消费了，转眼停当，这才轻吐娇声，喊了声“卖蟹”。

舜民见那小姑娘年约十六七岁，穿一身灰布短袄，裤腿卷齐膝盖，露出一双细圆有力的粉腿，白足如霜，只嫩指尖上微沾了一点湿泥痕迹，腰系一条蓝布带子，两手略红，想是常常做粗活之故，身材甚是苗条。舟中只她一人和两篓螃蟹、几根草索，别无长物，暗讶：此女小小年纪，孤身掉舟，于大江之上穿波戏水，举重若轻，身子灵活，动作熟练，宛如儿戏一般，却也少见，不